遼史拾遺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遼史拾遺

(三)

厲鶚撰

遼史拾遺卷十

本紀第二十一道宗一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

侯延慶退齋閒雅錄曰。劉拱衞遠、宣和初守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樞密某之孫。甥李

侯延慶退齋閒雅錄曰。劉拱衞遠、宣和初守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樞密某之孫。甥李

狀元家。燕人之最以學著者。處能謂遠云。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每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菊花賦次日賜批答一絕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賦。翦碎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香。零落秋風吹不去。○錢芳標蕤檄詞話曰。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云。元張肯繼孟檗栝其詞寄蝶戀花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木葉鳴疏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繼孟手書於卷。予嘗見之。○書史會要曰。遼道宗喜作字。嘗有所書秦越大長公主捨棠陰坊第與大昊天寺碑及額。今在燕京舊城。○晁說之嵩山集曰。契丹主洪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云。願後世生中國。

改元清寧。○冬。○十二月。○丙申。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卽位。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契丹旣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於仁宗爲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婦通書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眞卒。洪基嗣位。宗眞

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爲得體。

○歐陽發文忠公事迹曰。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尙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尙父中書令晉王、是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二年○秋七月。補○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又曰。八月朔。日食。

三年春○三月○秋○九月○冬十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嘉祐二年春三月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衞上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顥來求聖容。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爲回謝契丹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主宗眞送其畫像及隆緒畫像。凡二軸。求易眞宗皇帝及上御容。既許之。會宗眞死。遂寢。至是契丹遣使再求。故命昇等諭令更持洪基畫像來。卽與之。昇等至虜果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不能對。以未如其請。夜載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擲去之。由是世傳永年有神力。○又曰。秋九月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右金吾衞上將軍蕭扈、宣政殿學士禮部尙書吳湛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基像。冬十月己酉。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工部郎中知制

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報哀於宋

契丹國志曰祖母法天皇太后蕭氏卒帝遣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癸酉宋遣使奉宋主繪像來

邵博聞見後錄曰嘉祐二年秋北虜求仁宗皇帝御容議者慮有厭勝之術帝曰吾待虜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張昪遣之虜主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眞聖主也

秋〇八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五年春〇正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補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三年春二月遣告奏使尙書工部員外郎崔奭珍如契丹

六年春〇正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七年。

魏坤倚晴閣雜鈔曰。燕京歸義寺在善果寺西。遼刹也。天王殿前一碑。無撰書人姓氏。額題彌陀邑特建起院碑。文稱寺肇自清寧七年。買徐員外地。遂爲歸義寺。備書寺基牆垣尋尺。以及佛像經藏之數。碑陰首書疏主懺悔師守司徒純慧、大師賜紫沙門守臻、本行僧錄檢校司空精修、大師賜紫沙門智清。次載邑衆姓名。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幽國公劉二玄、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開國公趙徽、建雄軍節度使開國公劉需、諫議馬子詮、尚書張挺、中舍李思□、祕書省校書郎劉文、左班殿直韓允、右班殿直王規、燕遼國妃劉蕭氏、遼國夫人杜鄭氏、其餘邑首邑長、邑正、押司官、印官、副正副錄、知歷錢物名號不一。又數十人。

鶚案。道宗加僧守志守司徒。見於咸雍二年。加圓釋、法鈞二僧守司空。見於咸雍六年。觀此碑。知加司徒司空者。先有守臻、智清矣。名器之濫。從可知也。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五年。契丹東京回禮使檢校工部尚書蕭嗽思來。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契丹國志曰。六月朔。日食四分。

本紀第二十二道宗二

九年春。〇三月辛未。宋主禎殂。

聞見後錄曰。仁宗皇帝崩。遣使訃於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〇陳師道後山談叢曰。仁宗崩。訃於契丹。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

咸雍元年。〇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九年夏四月。契丹遣寧遠軍節度使耶律寧、益州管內觀察使丁文通來加册王爲守正保義四字功臣。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九旒冠九章服玉圭玉册象輅衣翟匹段弓箭鞍馬等物。又遣利州管內觀察使耶律迪、衛尉卿麻妥加册王太子爲兼侍中加特進。賜九旒冠九章服牙笏竹册革輅衣翟匹段鞍馬弓箭酒等物。

二年。

九朝編年備要曰。治平三年。契丹改號大遼。

春。〇三月。〇壬午。彗星見於西方。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於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於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於畢。如月至五日沒。

三年。〇夏。〇六月。〇辛亥。宋以卽位遣陳襄來報

陳襄古靈集使還咸熙館道中作詩曰。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露鴛鴦泊。芳草無

情妯娌花氈館夜燈眠漢節石梁秋吹動胡笳歸來攬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鬢加。

鴞案。宋史藝文志陳襄國信語錄一卷。

四年。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太祖武元皇帝呵骨打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異常。將生。河水爲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

本紀第二十三道宗三

九年。○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十年春。○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遼遣使蕭禧詣宋。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略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等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卽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旣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築。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窗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難徇情。誠有侵踰。何吝改正。秋九月。遼使蕭素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議於代州。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劉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嶺。

相持久之不決.

六月戊辰.親出題試進士.

元好問遺山文集顯武將軍吳君阡表曰.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蘇軾東坡題跋曰.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周密癸辛雜識曰.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付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耶.卽揖而出.劉爲變色.劉侍中名霄.遼咸雍中狀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

太康元年.

直齋書錄解題曰.熙寧正旦國信錄一卷.天章閣待制寶卞熙寧八年使虜所記.

春.○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遼復遣蕭禧.齎國書詣宋.以劉忱等遷延爲言.宋命沈括爲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界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東都事略曰.熙寧七年.遼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

劉忱爲使。祕書丞呂大忠爲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起復。忱出疆。洪基又遣蕭禧來。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葉夢得石林詩話曰。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俛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自。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之以戲云。票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韓元吉桐陰舊話曰。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莊敏公諱縝字玉汝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豬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豬。驛使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醉。然公翌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酲也。蓋取隨行大杯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敍達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彗出軫。

二年。

直齋書錄解題曰。接送伴語錄一卷。集賢校理沈季長熙寧九年接送伴虜使耶律運所記。

三年。

宋史曰。神宗熙寧十年八月。遣蘇頌等賀遼主生辰正旦。○畫墁錄曰。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麟爲副。曰。盡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疇敢與遼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遼人非團茶不貴也。常以二團易蕃羅一匹。○蔡寬夫詩史曰。韓襄客者。漢南女子。爲歌詩。知名襄、漢間。孟浩然贈詩曰。只爲陽臺夢裏狂。降來教作神仙客。襄客聞怨詩曰。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先公熙寧中迓虜使成堯錫。見遺衣服。刺此聯於裏肚上。其下復刺丁香連理男女設誓之狀。虜人重此句爲佳製。

四年。○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東南。有大星出。如瓠瓜。聲如雷。其光燭地。

本紀第二十四道宗四

六年。○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八年。

龐元英文昌雜錄曰。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昏亂不記省。隨行小史輩。皆環坐以泣。通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伴杜刑部紘至深澤縣界中。咯血幾不可救。劉右司

摯充賀同天節接伴沿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肩輿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

夏〇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九年〇秋〇八月高麗王徽薨〇九月〇己巳以高麗王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〇冬〇十二月〇辛卯〇高麗三韓國公王勳薨

東國通鑑曰王勳少有疾居廬哀毀疾益篤十月乙未命母弟國原公運權總國事遺詔傳位是日薨於喪次遣侍御史李資仁如遼告哀資仁至遼帝敕不許入京館詰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合奏實情資仁奏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特遣使到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帝出御城外氈殿引見慰諭

十年春正月〇丙午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

朱彝尊曰下舊聞載遼奉福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曰京師奉福寺懺悔主崇祿大夫檢校太尉純誥大師之息化也附靈塔之巽位樹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爲請大師諱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圓融國師爲師居無何嬰脚疾乃遜匿盤山敷課於白徹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與宗皇帝賜以紫衣

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燕京管內左街僧錄屬鼎駕上仙驛徵赴闕今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祿大夫檢校太保次年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搜訪闕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親爲帙引尋命龕次入藏清寧六年春鑾輿幸燕回次花林師侍坐於殿面受燕京管內懺悔主菩薩戒師明年二月設壇於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紀九年四月示疾告終於竹林寺卽以其年五月移窆於昌平縣司空幽國公仰司高躅建立寺塔幷營是幢庶陵壑有遷而音塵不泯清寧九年五月講僧眞延撰幷書○析津日記曰廣恩寺遼之奉福寺也在白雲觀西南地名栗園案遼史南京有栗園蕭韓家奴嘗典之疑卽此地也

夏四月

高麗史曰宣宗元年夏四月遼遣敕祭使益州管內觀察使耶律信慰問使廣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奎等來甲戌祭文宗曰惟靈性極禮義之端體涵中和之粹王爵殿貴早襲青社之封木神則仁全賦東方之氣躬懷忠款以力行述職貢儀而歲至一匡致主朝廷賴其勳千里于蕃生民受其賜方當拱手以仰成何意上天之不遺聞訃悼懷輟朝增欷嗚呼歲陰不留人生如寄一千年時運之逢五十載君臣之義遽藏夜壑之舟難祕東園之器宜顯遣於軺音俾往申於奠禮魂兮有知歆此至意丁丑祭順宗曰惟靈辰象純精岳瀆秀氣慶發世國才爲王臣甫從英妙之年爰被寵嘉之命撫封日域述職天朝翊戴輸誠開庇底乂方茂稱藩之績遽纏陟岵之憂議以奪情俾其襲爵指軺騑之旣駕聞驛訃之

云來復嗟殲良益用震悼何舟壑之不息乃人琴之俱亡言念忠圖想見風矩臨遣輪駁往陳奠觴冥神有知諒我遐思

大安元年○冬○十一月○丙辰遣使册三韓國公王勳子運爲高麗國王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二年冬十一月遼遣保靜軍節度使蕭璋、崇祿卿溫嶠等來册王爲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兼賜冠冕車馬圭印衣帶綵段等物

冬○十一月○戊寅高麗遣使謝封册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三年五月遣知中樞院事李子威謝册命又遣尙書右丞韓瑩告奏時遼欲於鴨綠江將起榷場故請罷之

本紀第二十五道宗五

三年

陸游老學庵筆記曰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閹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匕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鶚案趙挺之哲宗朝出使遼史失載宋史又無年月因附於此

夏○六月補○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文昌○又曰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四年○秋○九月補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五年九月遣太僕少卿金先錫如遼乞罷鴨綠江榷場冬十一月先錫還自遼回詔曰屢抗封章請停榷場諒惟細故詎假繁辭邇議便宜況未創置務從安帖以盡傾輸釋乃深疑體予至意
五年春○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秋○八月補
陸嘉淑辛齋詩話曰蘇子由爲賀遼生辰國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子瞻有詩送之既至國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防他日臥江湖子瞻得詩次韻云氈毳年來亦甚都時聞鴃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鑑湖聞曩時有刻石於使館者今無存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防談笑臥江湖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閒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岳珂桯史曰承

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賂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史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自媿弗及迄白溝往返酏舌不敢復言他○蘇轍欒城集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曰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鬬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顓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

六年

道山清話曰元祐五年先公爲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又問何故教出外先公曰純仁病足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耳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曰公著去年卒於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見闕人先公曰見在召用舊人先是虜主

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錄嘗因使殿奏陳上徵語曰通書說與純仁未幾先公捐館舍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

八年春正月

劉跂暇日記曰元祐七年賀正虜使耶律迪卒於滑州虜人倒懸其尸出滓穢口鼻中又以筆管刺皮膚出水以白礬塗尸令瘦但令支骨以歸

九年○冬十月○甲子宋遣使告其母后曹氏哀卽遣使弔祭

畫墁錄曰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回至滑州死剖其中央以頭納孔中植其足又取葉數百披摺偏體以疏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蕃見其轍路深尺餘此蕃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耶律之羈尙矣○又曰元祐末宇文昌齡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頹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既而三病三愈竟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詣政事堂諸公大笑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剗地又卻來也○老學庵筆記曰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散否

鶚案以上二事皆元祐末不知係何年聊附於此

十年○夏○六月辛未宋遣使來謝弔祭

郡齋讀書志曰浮休居士使遼錄二卷皇朝元祐甲戌春張舜民被命爲回謝大遼弔祭使鄭介爲副錄其往反地理及話言也舜民字芸叟浮休居士其自號云○東都事略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

鶚案宋史宣仁太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遣使告哀於遼十二月遼人遣使來弔祭遼史不書使臣姓名宋史失書遣使報謝今據畫墁錄及郡齋讀書志知爲張舜民舜民自云次年春被差入蕃則甲戌爲紹聖元年而晁氏以爲元祐者是年夏四月曾布始請改元故也

是夏高麗國王運薨子昱遣使來告卽遣使賻贈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十一年五月壬寅王薨元子昱卽位冬十二月遼敕祭使蕭遵列副使梁祖述慰問使蕭禩起復使郭人文等來敕祭使詣魂堂祭宣宗慰問使傳詔於乾德殿兼賜賻贈起復使亦於乾德殿傳詔起復爲驃騎大將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七百戶

本紀第二十六道宗六

壽隆〇二年。

汪藻謀夏錄曰。有巖版者、生女眞之酋也。聚族帳最多。其孫曰楊割。土人謂之楊割太師。頗能用其人。遂稱彊諸部。與東海黃頭相攻十餘年。卒服屬之。楊割有子曰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方頤隆準。沈毅寡言。顧視端重。而有大志。契丹壽隆二年。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養亡命殺人。契丹捕之急。卽嘯聚爲盜。未旬月。有衆數千。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累發兵討之。不獲。澥奪衆奔女眞。結楊割爲亂。諸軍追襲。至其境不敢進。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觀望。數月。獨斬解里。遣其子阿骨打持首級獻之。餘悉留不遣。讓云已誅絕。隨行鞍馬器甲財物之類。稱已給有功部曲。契丹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陰懷異志。契丹知其爲東方患者。必此人也。楊割自平解里之後。自恃有功。始幷服旁近部族。誣以誘納叛亡。盜藏牛馬。好則以言說而取之。怒則以兵劫而有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以金珠名馬。歲時賂遺權貴。如此十餘年。終契丹道宗朝。未有以發。

鶚案。金史。太祖阿骨打爲世祖劾里鉢之第二子。謀夏錄作楊割子。非。

秋。〇九月。

東國通鑑曰。九月。高麗右僕射參知政事朴寅亮卒。寅亮文詞雅麗。宋熙寧中。與金覲使宋。所著尺牘表狀及題詠。宋人稱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寅亮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衲。抃舞昌

辰。遼帝覽之。寢其議。卒謚文烈。

三年。○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乙巳。彗星見西方。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彗出氐。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尾星。

五年春。○三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齎國書詣宋。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於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卽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云。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尙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況於彼慶厤、元豐中。曾有報聞。皆爲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之有自。宋報國書曰。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鎭。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寖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寨。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

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絨。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濟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嫌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縟辭。有所未喻。輒違先旨。諒不在茲。

六年○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冬。○十一月。○丙子。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於內殿。

蘇轍欒城集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洪皓松漠紀聞曰。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剚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屬其子固禋善待之。

十二月。○庚申。○宋遣使來謝。帝不豫。

陸游家世舊聞曰。楚公佃、字農師。使虜歸。攜所得貔狸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

畏日偶爲隙光所射輒死性能麋肉一鼎之肉以貔狸一臠投之旋即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餾也又虜人負戴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道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楚公言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則以束帛與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虜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虜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爲不可蓋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滅幞頭之光行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幞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因從容與語使洗之副使急謝

遼史拾遺卷十一

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

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阿适天祚小字。○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八年。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虜年號。蓋遼先有重熙年。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遼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

壽隆七年正月○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亙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

二年。

東國史略曰。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遼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竝輿出郊。雪始霽。初唱云。馬蹴踏雪乾雷動。緣卽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

四年○夏○四月補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九年夏四月。遼遣安遠軍節度使耶律嘉謨、利州管內觀察使夏資睦來。册王爲忠勤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七百戶。賜車輅衣帶匹段鞍馬弓箭等物。泰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師傅、鴻臚卿張織來。册太子爲順義軍節度、朔武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朔州諸軍事行朔州刺史上柱國三韓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車輅衣服匹段鞍馬弓箭等物。

五年春正月。〇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經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愕然。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失情。遣使復往。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〇趙彥衞雲麓漫鈔曰。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卻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界上。朝廷一時爲之降黜。

冬十一月。〇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來告。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十年九月丙辰。王不豫。冬十月丙寅。薨。太子俁卽位。遣中書舍人金緣如遼告哀。緣至遼賜宴。將奏樂。緣曰。臣來時。本國羣臣皆服衰絰。今至上國。獲蒙賜宴。雖感恩榮然。臣子之情。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主義而從之。朝見時。又乞除吉服舞蹈。學士孟初謂緣曰。殿廷服色宜從吉。但除舞蹈可也。

六年春正月。

東國通鑑曰。春正月。遼遣祭奠使耶律演、左企弓來。又遣弔慰使耶律忠、劉企常來。又遣劉鼎臣命王起復。

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冬十月己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

契丹國志曰。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七年。○冬。○十一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朔。日食。

八年。

遼駐驛寺沙門奉航幢記曰。師諱奉航。俗姓李氏。涿水新城縣渠村人。幼入緇門。訪道尋師。就至燕京

左街駐蹕寺禮祥玉上人爲親教焉。清寧元年受具。自後負笈遊方。復歸本寺。辨修殿宇。大安五年。涿州惠化寺請爲提點。壽昌二年秋九月。京北華嚴寺請爲提點。乾統八年四月。遷化於駐蹕之本院。門弟子善堅葬之祖師塋側。刻石爲窣堵波。述師實行焉。

春。○二月。補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三年二月。遼遣崇祿卿張挩來。命王落起復。清安軍節度使蕭良、益州管內觀察使李仁洽來冊王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賜冠冕車輅衣帶匹段鞍馬等物。

九年。○冬。○十二月甲申。高麗遣使來貢。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四年十二月。遣都官郎中李國瓊如遼奏還女眞九城。

十年。○秋。○九月。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秋。○九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於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於朝。遂賜姓趙。後天祚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程史曰。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

間以詩篇進。益商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窴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眞。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與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乃契丹所謂西樓者。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詠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五鑾、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周煇清波別志曰。政和間。和詵接伴遼使。至邢臺。遼使柴誼指呼左右令獵回。詫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獵德耳。遼使爲之羞恨。

二年○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卽遣使致祭起復。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七年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薨。八月丙申。遣殿中監李德羽如遼告哀。遼遣敕祭使永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固、太常少卿王佖、敕弔使泰州觀察使蕭迪來。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眞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眞遣使來索。不發。○秋七月。女眞復遣使取阿疎。不發。○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女眞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眞戰於寧江。東敗績。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

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候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爲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眞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

東都事略曰、女眞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鸇鶻鶚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於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名女眞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契丹國志曰、女眞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眞、女眞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眞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先是寧江州有榷場、女眞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密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眞、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眞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曰、天祚嗣位、立未久、當中國崇寧之間、寖用奢侈、宮禁競尙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事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因忝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尙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小者若梧子、皆出遼東海汶中、每八月望夜、月明如晝、則必大熟、乃以十月方采蚌取珠、而北方近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

盈尺矣。鰲冰沒水而捕之。人以爲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既以俊鶻而得天鵝。則於其嗉而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眞。每歲遣外鷹坊子弟。趣女眞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卽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其後女眞不勝其擾。○遼金紀事曰。海東青出於女眞東北鐵甸等五國。遼主延禧酷愛之。每歲大寒。發使趣女眞以海東青入貢。發甲馬數百。取之五國界巢穴中。往往戰爭而得。國人厭苦。○葉子奇草木子曰。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眞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松漠紀聞曰。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眞。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眞寖忿。遂叛。初女眞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問入其境上。爲女眞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眞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眞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剿。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契丹國志曰。初女眞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槍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前後左右。結陣而馳擊之。百

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後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三朝北盟會編曰阿骨打自宴漁河歸疑遼見伐粘罕曰迎風縱櫂順坂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鄰國聚衆爲備以待其變於是併東穎西渤二海部族用粘罕骨捨兀室爲謀主參與論議以銀朮割移烈婁宿閻母等爲將帥阿骨打有度量善謀粘罕善用兵好殺骨捨剛毅而彊忍兀室姦猾而有才自製女眞法律文字成其一國人號爲珊蠻珊蠻者女眞國語巫媪也以其通變如神粘罕之下皆莫能及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各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攻破之殺戮無噍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二千又敗蕭嗣先於出河店又敗涑流河黃龍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丁壯卽加斬截嬰孺貫槊上盤舞以爲樂所過赤地無餘○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五國頭城在會寧府東北自此而東分爲五國因名

十一月○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朵爲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眞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竝爲女眞所敗

契丹國志曰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卽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

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涿流河路都統。衞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襲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涿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眞軍馬。初一戰稍卻。各退保寨柵。是夕。都統斡離朵誤聽漢軍已遁。卽領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尙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眞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眞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眞。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揀彊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本紀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

五年。○秋七月。○八月。○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衞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於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又曰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謀夏錄曰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八月率蕃漢兵十五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亙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胡覩姑爲都統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齋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眞北軍深入至鴨淥江人心疑懼章奴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燕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女眞可不戰而服章奴謀泄竟奔上京立燕王燕王後所謂耶律淳者也翌日天祚退十三里欲班師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皆欲一戰退舍何爲天祚亟召諸將問策皆顧望莫敢言再傳令進兵十二月十三日女眞乘契丹未陳三面急擊之是日天大寒積雪數尺日正赤無光天祚親臨陳戰三合已橫屍紛然忽御旗西南傾衆隨之而遁去女眞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閏月己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五月○女眞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

高永昌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十一年正月遼東京渤海人作亂殺留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稱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契丹國志曰天祚命張琳討渤海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梨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旁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飢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彊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眞西南路都統閻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卽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檄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爲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眞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眞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幷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與軍節度使女眞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眞遣兀室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竝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又曰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

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間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鬻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遠近傳爲笑端。

七年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十二年二月。金緣馳奏。金兵攻取遼開州、襲來遠城。下大夫、乞打、柳白三營。盡燒戰艦。統軍耶律寧與來遠城下刺史常孝孫等。率其衆。載船一百四十艘。出泊江頭。移牒我寧德鎭。以來遠、抱州二城歸於我。遂汎海而遁。

秋。○八月丙寅。○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

契丹國志曰。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即秦晉王溍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爲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竝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幷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韋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敷運脚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軍共三萬餘人。自六年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山剳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辨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

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羽所殺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十一月到衞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眞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淐遇女眞軍戰於蒺藜山敗績女眞復拔顯州旁近州郡

謀夏錄曰天慶七年夏命燕王再會四路兵馬防秋十月至陰涼河川聞怨軍無衣劫乾州十一月燕王領輕騎二千如顯州討怨軍次懿州報女眞前軍已過明王墳即號召大軍會徽州天慶八年正月十三日遇女眞州東陳未合而潰初女眞入寇多占天象如白氣經天白虹貫日之類契丹輒敗是夕有氣若火光起東北赫然如晝軍中皆無鬬志燕王與麾下百餘騎退保長泊魚務女眞渡西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焚掠而去經成懿濠衞等州亦然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復大敗副統蕭幹者奔醫巫閭山入宜州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眞以馬疫破乾顯等州而歸

鶚案秦晉王淐蒺藜山之敗謀夏錄作天慶八年與史差一年

契丹國志曰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眞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廐餵養爲備常謂左右曰若女眞兵來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爲兄弟夏國爲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其亡

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眞焚劫新州以歸。卽以爲威德可加。彼何能爲。復自縱肆。

是歲。女眞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契丹國志曰。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眞。頗用事。○三朝北盟會編曰。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祕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不能。比者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塡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册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與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赤阻爲國號。阿赤阻。女眞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爲姓。以旻爲名。○金太祖實錄曰。太祖先爲完顏部人。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鎔鐵爲國號。鎔鐵雖堅。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爲珍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

鶚案。金史。太祖卽帝位。建元收國二年。乃改明年元爲天輔。則楊朴之請。當在收國元年。遼史誤矣。

八年。○夏。○五月。

大金國志曰。天輔元年。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春。遼燕王淳將怨軍討金。而金人適至。淳

遇於徽州未陳而潰退保長泊魚務於是金人大掠經新成懿濠衞五州皆降之○契丹國志曰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

契丹國志曰秋女眞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薊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竝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石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眞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九年春○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甸畢事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

契丹國志曰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謀夏錄曰楊朴既爲女眞建號因說曰自古英雄開國須受禪或求大國封冊天慶八年八月阿骨打遂遣人契丹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女眞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爲自此無患遂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冊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衞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使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女眞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冊文曰朕對天地之閑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

重任。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愼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巨浸。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緒。碧雲衺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箱。疇不推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戩。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只敬只。式孚於休。以大聖大明犯阿保機號。改爲至聖至明而已。餘悉從之。

秋七月。○金復遣烏林荅贊謨來責册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九月。○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册稿使金。

謀夏錄曰。十二月。至金國。阿骨打召楊朴、高慶裔、高隨等雜駁。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稱小邦。懷其德之義。又無策爲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彤矢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尤輕侮。命習泥烈歸易其文。契丹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意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酋爲謝乃解。人笞百餘。三月。遣習泥烈、楊立忠回云。册文詈我。我不能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眞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松漠紀聞曰。女眞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寖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册帝爲兄弟國。及尙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

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因其使不報。

鶚案謀夏錄所載十事無尙主之文且天祚囚金使於事不實。

十年○夏○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撻不也率衆出降。

東都事略曰先是建隆以來女眞由遼東蘇州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高藥師者以大舟泛海來具言女眞攻遼國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過海見女眞邏者不敢前復回靑州知靑州崔直躬奏其事詔復委童貫措置已而遣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慶仍與高藥師過海爲邏者執縛送女眞粘罕兀室詰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明年善慶等至京師徽宗令蔡京、童貫見之議事差歸朝官趙有開及馬政、王師中之子瓌充使與李善慶等度海聘之至登州有開死木征會河北諜者言遼國與女眞修好於是罷遣使者止差呼慶同善慶等歸宣和二年呼慶至自女眞持其書來云遼國修好不成請別遣人修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瓌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爲名因與之約契丹若亡取燕、雲舊地時女眞已出師趨上京良嗣會阿骨打於靑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嗣遂與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骨打曰燕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歲賜如契丹舊數遣良嗣等回約來年同舉差錫剌曷魯爲使大迪烏高隨爲副持其國書來○大金國志曰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趙良嗣等在靑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燕雲奉使

錄曰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眞忠訓郎王瓌副之良嗣自咸州會於青牛山諭令看攻上京城破遂與阿骨打相見於龍岡約入上京看契丹大內居室相與上馬竝轡由南偏門入竝乘馬過五鑾宣政等殿遂賓酒於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又令上京俘獲吳王妃作舞獻酒妃初已配吳王既而延禧私納之又與其下犯法故幽囚於上京○謀夏錄曰阿骨打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妃初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與其下通囚於上京女眞破上京得之女眞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歡○契丹國志曰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之崇元殿慶州則望仙、望聖、神儀三殿幷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幷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卽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尙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經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亡名氏宣和遺事曰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眞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使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謀夏錄曰宣和二年九月十

八日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報聘十一月末達來流河虜帳前虜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留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差大使曷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回聘書中大略云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路州鎮書載若不夾攻難應已計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難果意爲冀報示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曷魯等達登州先是女眞往來議論皆主以童貫以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使舉兵應之故選西兵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朝廷能更戍指揮曷魯凡留三月餘八月二十日王黼議復國書止付曷魯等還不遣使書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且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事惟夙敦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宜竝如初議俟聞舉兵至西京的期以憑夾攻再遣呼延慶送歸

遼史拾遺卷十二

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

契丹國志曰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國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倡率怨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覩援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爲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兵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統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刼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竝奏卒從蕭幹之議

春

契丹國志曰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鎔金而涌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

松漠紀聞曰大將余都姑（即余覩）以前軍十萬降。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己。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攄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眞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寖逼中京。

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衞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竝爲都統。大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於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羣牧使謨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

謀夏錄曰。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兀魯、國相勃極烈幷粘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降將余覩爲前鋒。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屢敗契丹。降奚部。以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奚西過平地、松林、太子墳。駐白水州。別遣精騎五百留松亭關。遮中京奔逸車乘。是歲天祚在燕。聞報懼及。卽日出居庸關。就鴛鴦濼飛放。實引避也。尋聞余覩爲前鋒蕭奉先謂天祚曰。余覩、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

天祚惑之。賜死。皆王賢。死非其罪。聞者無不揮淚。自此人心益攜。三月十一日。報余覩兵至。天祚震驚。人莫爲用。率衞士五千。奔雲中。應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金人所掠。道中衞兵稍引去。能從者獨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爲金人追及。由石窟寺遁去。過雲中。見留守蕭查剌。與都轉運使劉企常開門降。金人留精騎二百爲衞。而急追天祚。旬日不同。城中推卒長韓執謙爲都統。逐出查剌及衞兵。閉門守。遣人向燕王求救。時燕王新立。無兵。第檄奉、蔚二州應援而已。金人回破城。執執謙等殺之。其餘不問。於是雲中、朔、應等州皆沒。○三朝北盟會編曰。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故磁、國相勃極烈幷粘罕、兀室。悉帥師度遼。而用降將余覩爲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莫知所在。而天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眞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將至鴛鴦泊。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淖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至也。女眞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暨諸州。以延引時日也。○續夷堅志曰。國兵初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破城後。被驅壯士。至榆坡。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藉積尸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

匐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爲軍士驅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梧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兒輩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張欽大同志曰夾山在朔州城北三百四十里遼主天祚避女眞奔夾山卽此

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卽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爲少府少監提舉翰林醫官李爽陳祕十餘人曾與大計竝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爲北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

謀夏錄曰蕭幹者本奚人蕃名夔離不常統契丹、勃海、奚、漢兒四色軍馬故號四軍大王○三朝北盟會編曰秦晉國王淳號天錫皇帝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創造之功至於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邇後纂承罔不祗肅傳二百祀之遐遠得億兆人之底寧蓋太平或弛於細

防而內治多遺於外患以是邊鄙生茲寇仇漸爲蔓草之難圖公肆長蛇之薦食敢來問鼎直欲爭衡敵壘尙遙王師自潰兵非不銳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搖百姓震慴懼不相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爲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尙慙否德又念與其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苟其宗社不移亦曰神靈有託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後革弊爲先所期俾四海用寧不敢以萬乘爲樂敢告遠邇予不食言○契丹國志曰溥既卽位僭號天錫皇帝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爲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爲肉柱杖謂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哥者本倡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爲諧謔夫婦共爲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肉而食之然後肆赦○又曰燕王廢天祚爲湘陰王詔曰大道旣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效人難力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繫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致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爲難尙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羣臣之奏槪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柚盡空更恣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子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致播遷伊慼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

豪愛尚不忍從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徇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予至懷

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爲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

脫脫等金史曰天輔六年閻母婁室略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契丹國志曰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貫遣張寶趙忠齎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涓得書斬其二使五月童貫再遣閤門宣贊馬擴持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不從是時种師道總東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竝聽劉延慶節度以劉翰字文黃中爲參謀鄧珪鄧琯爲廉訪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前軍統制楊可世趨蘭溝甸爲林牙所掩被傷而退燕王遣蕭幹迎戰於范村與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退保雄州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蕃軍少蕭幹建議籍東

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遼民遺金人入寇，往往竄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瘦軍以取悅人心。

六月○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鬻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燕王病臥於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託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爲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後介休縣遇納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嘗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齎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父子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以自盡，子奭凌遲處斬，籍其家貲。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爲廣陽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爲廟。○又曰：耶律淳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於智取。古今定論。

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於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滈。九族之內。推爲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賜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無負於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覦。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稔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乘輿。僞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爲翊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台階。刑獄濫冤。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於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偸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覆家。人鬼所讐。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令。擅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僞命。其逆臣李處溫父子。同恣貪婪。殺戮無辜。助爲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荒迷。空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在必行。假其餘生。庸示寬大。據耶律滈大爲不道。棄義背恩。獲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幷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幷妃。別無關礙。更不施行。其封爵謚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天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爲臣子者。可不愼歟。○東都事略曰。童貫聞滈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閒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爲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爲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於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眞已破雲中府。叩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爲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草木子曰。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槍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認旗。其後兵皆敗衄。

謨葛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

燕雲奉使錄曰。阿骨打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於五國崖亟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僞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遁去。及夏國主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眞都元帥遣其偏將寧朮割婁宿。孛堇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阿麼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銳。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竝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寧朮割婁宿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事於朝廷。

九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郭藥師者、渤海鐵州人。契丹以爲裨將。領常勝軍。本謂之怨軍。始遼人征伐女眞。爲女眞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然女眞入則怨軍從之爲亂。退則復服。初未嘗報怨也。天祚與羣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藥師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及九大王死。蕭后攝政。藥師見遼將亡。遂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虜中號健鬬者也。其下有四將。號彪官。每彪五百人。常勝軍本二千人爾。本朝收復之後。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至五萬。○燕雲奉使錄曰。郭藥師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眞。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忽報易州降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壓境。遂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爲圖己。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襲詰、

趙瑄、韓璧謀叛已決。召蕭斡開宴款密。說其歸宋。謂斡必從。斡怒曰。豈可背朝廷耶。藥師念受厚恩。不敢害斡。斡所領軍無多。慮禍及。遽啓鑰而去。藥師召所部諭曰。天祚失國。天下分崩。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重兵已下易州。此男子取金印大如斗時也。衆皆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遣副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人民。奉表來降。表曰。臣生幽昧之鄉。未被文明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邇者天祚皇帝。怠棄蠻夷。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旋致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等縱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爲戎首。竊稔姦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德。撫乃以讐。以是思戴舜以同心。恥助桀而爲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宣和四年九月十日。○九朝編年備要曰。宣和四年九月己卯。郭藥師以涿州來降。以其軍八千。隸劉延慶爲鄉導。癸未。蕭后遣使納款稱臣。○封有功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議曰。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國步艱難。宗社將覆。今與卿等議去就。兩國孰可倚者。納款臣屬。亦無憾也。或謂金人方彊。宜附之。或謂遼、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是。遂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炎、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皆奉表稱臣。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鑒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爝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

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執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至淪徂。友屬惸嫠。俾纘禋祀。常欲引干戈而自衛。與社稷以偕亡。伏念生靈罹此塗炭。與其陷執迷之咎。曷若爲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爲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生。尤荷永綏之惠。德興元年九月十日。○會敏行獨醒雜志曰。契丹爲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於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眞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鴟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爲南朝憂。脣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於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冬十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宣和四年十月。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曰。契丹四軍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擣虛而入。宜選輕騎由固安渡盧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漢民知王師至。必內爲應。燕城可得也。乃命趙鶴壽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駐軍。次日質明。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郊民。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陳於憫忠寺。○中興姓氏錄曰。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囚涿州刺史蕭慶雲。先遣團練使趙鶴壽奉表降於貫。朝廷加藥師虔州觀察使。令隸劉延慶軍爲鄉導。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燕山。藥師遣數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陳於憫

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蕭太后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雙雙門。下馬步戰。又敗。皆棄馬。與楊可世墮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蕭斡犖藥師、可世全裝馬以示延慶。軍恐而潰。○九朝編年備要曰。藥師遣人諭蕭后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斡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家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鬬。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封氏編年曰。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盧溝未動。延慶聞燕城復失。又瑠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於賊。求自遁之計。召諸將諭以糧餉不繼。不即引還。久恐生變。次日。燒營及輜重奔還。師大潰。○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童貫初亦不敢領略。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諜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於上。令銜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幷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

十一月。○秦晉王溍妻蕭德妃五表於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撫定南京。上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

家。

史愿亡遼錄曰。蕭后聞居庸失險。夜半率契丹幷老幼出城。聲言劄野寨迎敵。其實避窟。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於門外。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爲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相見。萬一失利。則誓死於陳前。卿等善全合境人民。無使濫被殘害。遂泣下。后行五十里。金游騎已逼城。左企弓集百官共議。議未定。統軍副使蕭一信開啓夏門。放入婁宿。孛堇軍登城。遣先被獲知宣徽北樞密院事韓秉傳旨。若卽拜降。不殺一人。催促文武百僚耆老僧道。出丹鳳門球場內投降。阿骨打戎服坐萬歲殿。皆拜、服罪。蕭后行至松亭關。議所往。大石林牙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契丹、奚軍列陳相拒而分矣。○蔡絛北征紀實曰。金人久住駕鴈泊。往來白水。以圖天祚。既深入夾山。勢不能出。因攻取雲中諸州。且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拏。延慶既潰。阿骨打始以全師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奉蕭后由松亭關遁。燕人備儀物迎之。其始至遼大內也。阿骨打與其臣數人。皆握拳坐於殿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向詢黃蓋有若干柄。意欲與其羣臣皆張之。中國傳以爲笑。○馬擴茅齋自敘曰。女眞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企弓上阿骨打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自南使過盧溝河。卽焚橋梁。○大金國志曰。十二月初六日。國主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球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服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磙繩席

解是無拒我意也竝放罪○陳士元瀛志曰保大二年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訪得平州人韓詢使持詔招諭平州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優恩一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幷從釋免時遼主尚在天德雖開諭而民不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離保僭號稱天復元年

契丹國志曰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於夾山時奚勃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於雁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蕭幹爲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於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夔離不率衆出犯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擒僞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檢契丹金塗印數十幅重器甲牛馬生口不可勝計○翟耆年籀史曰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爲周之灌尊乃詔圜丘祭天之器倣古盡用吉玉

鴞案夔離不卽回離保四軍大王蕭幹也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金既破契丹。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塡壕。掘城爲纔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需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還。○平燕錄曰。金人用阿骨爽計。寸金寸土。裒取殆盡。將燕城職官民戶技術嬪嬙倡優。黃冠瞿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紿之爾。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我全燕。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阿骨打不允。由雲中留白水。○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往氣候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燕之鄉兵劫撓。因罵余覩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遼人舊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關去。全師復由居庸關之鴛鴦泊。捩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宋。○張匯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凡此數關。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營、灤三州。自後唐爲契丹所陷。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飛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朝廷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平州。與燕山異路

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欲無侵漁之患。得乎。故斡離不自平州入寇。此則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顧炎武京東考古錄曰。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加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尙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於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六月。○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戮有文武材。可用爲屛翰。不然。將爲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戮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閣母。聞平州附宋。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戮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戮爲節度使。以安弼爲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戮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襲。戮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戮。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戮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戮。函其首送金。

亡遼錄曰張覺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款於大宋通好於蕭幹而緩急求援內則奉天祚畫像舉事白而後行詐遣人奉迎以圖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嘗被虜後緣張覺放歸恐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與金人變盟則後雖來取必不發乃見王安中共爲遊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百餘里帶甲十餘萬張覺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藥師幸招致之不然則恐復西迎天祚北合蕭幹竝爲我患燕山豈得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爲然勸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聞等語差官伴送李安弼等齎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女眞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三朝北盟會編曰金人閣母國王軍二千餘騎來聞平州事作前來問罪先入營州張覺發兵拒戰閣母以軍少不敵不交鋒而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覺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衆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以銀絹告敕賞其軍○又曰是日宣撫司齎銀絹數萬前去犒賞幷朝廷遣李安弼及張覺弟齎詔敕前去平州覺聞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諜知之率精騎襲破覺覺挺身走不及入城遂閒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攜詔敕往投之而覺之母妻已爲金人所戮金人得詔敕由是大怒而憾我矣覺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幹離不遂圍平州節副衞甫參謀趙仁彥張鈞棄城走領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等奔燕京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人死守○亡遼錄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張覺爲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移文索取即具稟申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

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以塞責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八月○金主阿骨打死

苗耀神麓記曰女眞始祖揩浦出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六十未娶是時酋豪以彊陵弱無以制度揩浦劈木爲剋如文契約教人舉債生息勤於耕種者遂至巨富若遇盜竊雞豚狗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賠償七倍法令嚴峻果斷不私由是遠近皆服號爲神明有鄰寨鼻察異酋長姓結徒姑丹小名聖者貨有室女年四十餘尙未婚遂以牛馬財用農作之具嫁之於揩浦後女眞衆酋結酋推爲首領生訛辣魯繼其父業訛辣魯生佯海佯海生隨闊自幼習射采生長而善騎射獵教人燒炭煉鐵刳木爲器制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風由是鄰近每有不平皆諧所請遂號孛堇臣服契丹生三子長曰兀列次曰失侶幼曰烏熟爲孛堇生貨攞北之五祖迥然超羣由是契丹拜爲寧江軍節度使呼曰太師生五子長曰劾閭乃粘罕祖次劾姑遜次劾里孛次蒲辣叔次楊割太師劾里孛生長子兀囉末第二子兀古達乃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三年甲午歲年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爲天輔元年共在位九年創業艱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搖動出於城東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礬大鹽淹歸阿觸胡御寨葬之後遷於墳山號曰泰陵兀古達卽阿骨打也○楊循吉金小史曰旻豁達有大度知人善任能與其下同甘苦初稱帝時國相前

跪奏事。泣止之曰。今日皆諸君之力。吾初貴。未易改舊俗也。諸酋皆感泣再拜。初得燕京時。遼宰相張琳上謁。還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又從宋索趙溫訊則解其縛而用之。初從遼乞阿疎。遼不與。因以起兵。及得阿疎。不過杖而遣之而已。旻初與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麤。居民往來。車馬雜沓。自前抵後。盡爲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儀衞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廷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轝履而行焉。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尤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尤者進麪與衆。欲憩。尤者卽跪坐倚之假寐。尤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於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

茅齋自敍曰。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堇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爲隨行僧

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隱留。當爲女眞所索。等辱耳。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眞。亦不失爲王也。天祚意決。不進。婁宿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松漠紀聞曰。中京被圍。天祚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舁甥國畏女眞之彊。不果納。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迹。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跽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亡遼錄載天祚降書曰。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爲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子傳孫。郊祀上帝。內外歡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寖。不能當此。夙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衆惡競興。譖辭蜂起。故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桁楊。蓋聞軹道之放。荷蒙矜恤。況若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漢皇之仁恩。誕敷濡澤。誚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諧軹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聖聽。昧死謹言。○契丹國志曰。天祚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而殂。○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卽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卽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冤。頗歸心焉。及卽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

於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輒克。十年之間。身擒國亡。可不哀哉。○許採陷燕錄曰。宣和入燕士大夫爲買珠玉錦綵等物。相高低至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爲例。此唯一僧善造。僧曰。往年天祚於春水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張端義貴耳集曰。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徽考在御。嘗聞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爲中節。往遼覘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眞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爲對。○王宗沐宋元通鑑曰。遼之興也。吾不曰太祖。而曰太宗。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太祖破室韋。滅渤海。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非不彊也。然其未能抗中國成帝業也。太宗助晉滅唐。盡有山前後十六州之地。始都中原。據有財賦人物衣冠之盛。其他定國賦。制百官。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因俗而治。事簡職專。是宜其創業垂二百年有所守也。道宗初政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肉。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至於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故元祖曰。遼以佛亡。誰之咎哉。而天祚特以昏淫而乘其弊耳。有國者可不鑑之哉。○正閏考曰。遼始梁太祖開平元年耶律阿保機稱帝。至丙子始改元。終末帝延禧乙巳。共九主二百一十九年。金滅之乙巳。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南燼紀聞曰。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側列兵刃二十餘人。甲士七十餘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爲執而入其門。

兩道皆栽榆樹。少帝立庭下。堂上金紫人朝服侍衞甚多。坐中三人西向。二人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日。我已在此三年。尙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宗眞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珍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紗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草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散。人有奇病。服之卽愈。燒之。天神皆降。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二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人。美貌者入富貴家。醜陋者入民庶家。二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北京尙有七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竊憤錄曰。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耶律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兵馬。爲擊鞠。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鞠。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有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

鶚案。遼史載天祚卽於被獲之年病終。爲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也。金史不載天祚告殂之期。而天

會四年。有海濱王家奴誣王欲亡之事。想卽以是年終。馬擴、葉隆禮所紀。俱云置諸東海隅。逾年而死。爲不誣也。至天會五年四月。左都監宗翰、宗望始以宋二帝歸。天會十三年四月。昏德公薨。正隆元年六月。天水郡公薨。是天祚與二帝未嘗相見也。至正隆六年。不但二帝已亡。而天祚之亡亦久矣。閒燼紀聞、竊憤錄二書。荒誕不足信。故筆而辨之。

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

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彼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詰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柞。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彊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眞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於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遼餘黨猶居其地。○趙子砥燕雲錄曰。沙子裏者。在沙院之西北。去金國四千里。廣有羊馬。人藉此爲生。五穀惟有糜子蕎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月不彫。雖枯不梗。馬可臥柔如氈毯。南接天德、雲內。北連党項。國南關口到此數程無水。惟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盛水。駝負之。天

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寨許王者乃元妃所生年十八九今在沙子天祚之弟大石林牙已立爲主稱天輔皇帝結集兵馬已及數十萬待時興舉

鶚案二書所紀全與遼史不合史本紀載梁王雅里爲耶律敵烈所立非大石也皇子表載天祚六子趙王從天祚至白水濼爲金師所獲許王至青冢濼爲金師所獲大石宵遁入西域至起兒漫百官册立爲天祐皇帝又安所得既獲之許王而立之乎沙子地名亦不見遼史此皆傳聞之誤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曰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

宋濂等元史曰太祖元年丙寅發兵復征乃蠻太陽罕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戊辰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皇元聖武親征錄曰戊辰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斡亦剌部長忽部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都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王菊而可汗己巳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元史曰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聚衆於隆安自爲都元帥

遣使來附。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十年乙亥冬十一月。耶律留哥來朝。以其子斜閣入侍。十三年戊寅。伐西夏。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眞札剌率師平之。高麗王瞰遂降。○宋元通鑑曰。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爲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爲都元帥。遣使附於蒙古。遂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元好問遺山文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曰。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元史曰。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入魯灣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入剌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鶚案。屈出律出奔。元史不詳所終。至耶律留哥爲遼人之苗裔。西域諸國爲契丹之餘族。故備述其事。以終遼紀焉。六哥、疑卽留哥之譌音也。

遼史拾遺卷十三

志第二營衛志中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王易燕北錄曰春捺鉢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樂甸住坐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止冬捺鉢多在邊甸住坐所謂捺鉢者戎主所至遊幸處○使遼錄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冰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鵰號海東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麅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程大昌演繁露曰契丹主達魯阿鉤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王易燕北錄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肥骨重百斤即南方鱣魚也鱣鱘同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鱘也馮道使契丹詩云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眞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鉤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眞牛頭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六年晁迥使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遼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鴨錐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帳氈藉草圍基雙陸或深澗張鷹

志第四兵衞志上

兵制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曰。遼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帥府。雜掌蕃漢兵。太弟總判之。其外則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在雲州、歸化州之北。二王皆坐在樞密下。帶平章事之上。舊例皆賜御服。節度使參於旗鼓之南。乙室王府亦掌契丹兵。然稍卑矣。其有居雁門之北。似是契丹別族。其坐在上將軍之上。又有奚王府。掌奚兵。在中京之南。與留守相見。則用客禮。大抵遼人以元帥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統軍。掌契丹、渤海之兵馬軍。步軍司掌漢兵。以乙室王府守山後。又有雲、應、蔚、朔、奉聖等五節度營兵。逐州又置鄉兵。其西南路招討。掌河西邊事。西北路招討。掌撻笪等邊事。其東北則有撻領相公。（遼人呼撻字。如吞字入聲。領音近廩。）掌黑水等邊事。正東則有注展相公。掌女眞等邊事。（蕃語。注展。卽女眞也。）此皆守邊者也。國中隨部族大小。各有節度使。不屬州縣。遼人從行之兵。取宗室中最親信者。爲行宮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於南北王府、十宮院人充之。亦有大內點檢、副點檢之官。以備宿衞。北王府兵刺左臂。南王府兵刺右臂。十宮人呼小底。如官奴婢之屬也。巡警者呼拽剌。族部分各有首領及鞫官等。渤海亦有宿衞者。又有左右等五北室。（北音牌。亦音橛比之比。）契丹謂金剛爲北室。取其堅利之名也。漢人亦有控鶴等六軍。

鶚案。北室卽皮室。御帳親軍也。

儒林公議曰契丹每與兵擾塞則傳一矢爲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譁傳指顧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隊晝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蠡角或爲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撤帳而去至明不遺一騎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俱前緩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契丹國志曰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甲爲甘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先是戎主阿保機牙將牛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數百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酋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酋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竝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陁、泊幽州管內雁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三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司馬文正公云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尙者將戰則選兵爲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於陳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於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於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於騎射○武珪燕北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下炙之炙破便出行炙不破便不出番兵每遇午日不逢兵亦須排陣向西大喊十聲言午是番家大王之日○蘇頌魏公集契丹馬詩注曰契丹馬羣動以千數每羣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縱其逐水草不復羈靮有役則旋驅策而用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乏彼諺云一分餵十分騎番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爲高下視

馬之形皆不中法相驪毛俱不翦剔云馬逐性則滋生益繁此養馬法也

志第七地理志一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溴流河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拨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界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閒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眞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溴流河行終日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以此限兩國也溴流河闊二十餘步以船渡

○長泰縣○郭願誠附

元好問遺山文集費縣令郭明府墓碑曰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勿耀大父願誠遼曰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

周廣順中胡嶠記

五代史曰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妒告翰謀反

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清異錄曰。胡嶠飛龍磵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嶠宿學雄材。未達爲耶律德光所虜。後間道復歸。○册府元龜曰。周大祖廣順二年。以契丹虜部員外郎胡嶠爲汝州魯山縣令。以其歸化故也。○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曰。胡嶠詩。餅裏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爲契丹國主生辰使。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西樓。○太祖天皇帝廟。

趙志忠虜廷雜記曰。太祖自號天皇王。於所居大部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金節要曰。劉豫既廢。撻懶逼其北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上京地居燕山東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西樓是也。○契丹國志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富鄭公行程記曰。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云。祖州有祖山。山中阿保機廟。所服韓尚在。長四五尺許。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太宗崩。葬西山曰懷陵。

陷北記曰。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黑山。○夜來山。補○射龍廟。補○跳兔。補

使遼錄曰。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虜人死魄。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進山。○燕北雜記曰。冬至日。殺白羊白馬白雁。出生血和酒。望黑山奠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管係。○夢溪筆談曰。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遼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於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

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又曰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蹙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幕中余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蹙兔也亦曰蛩蛩巨虛也

永州永昌軍觀察○潢河○土河○冬捺鉢○木葉山○契丹始祖廟

宋綬上契丹事曰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幷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羧羸河館過惠州城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廒人多漢服七十里在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訥都烏館蕃語謂山爲訥都水爲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嘗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至木葉山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歷荊榛荒草復渡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所東向設氈屋署曰省方殿廡皆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尙遠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罩魚設氈廬於河水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爲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竿罕有失者回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

河上罩魚。以魚來饋。○彭汝礪鄱陽集曰。廣平甸、謂虜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菪爲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爲飾。謂之羊箔門。作山棚。以木爲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氈。其階高二三尺。闊三尋。縱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契丹國志曰。契丹之始也。年代不可得而詳。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屭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而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始祖及八子）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又曰。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永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

鶚案。營衛志云。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亦名白馬淀。即土河、潢河二水合流處也。

蘇轍欒城集本葉山詩曰。奚田可耕墾。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冰霜葉隕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

知作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徧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李賢等明一統志曰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衞東三十里儀坤州啓聖軍節度○麝香河補

陷北記曰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

福州

陷北記曰蕭翰得罪被鎮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

志第八地理志二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鐵鳳城補○遼河○東梁河○渾河○沙河○蒲河清河浿水○手山○明王山○橫山

契丹國志曰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爲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愼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夷中爲彊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溼築土如隄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大祖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劉效祖四鎮三關志曰神册四年契丹主阿保機幷渤海盡有遼東置東平郡修復故城鑄鐵鳳鎮之因處鐵鳳城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復立中書省號大遼又改爲東京遼陽府○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四程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明一統志曰遼

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衞西北入境。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衞西南入海。行一千三百五十里。按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布土作橋。既濟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卽此。○薛延龍全遼志曰。遼河城西北一百里。源出靺鞨北建州城東諸山。經塗山至洪州傍崖頭牛家莊出梁房口入於海。○又曰。太子河一名東梁河。又名大梁水。源出斡羅山。西流五百里至遼陽城東北五里許。折而西南流。入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於海。○讀史方輿紀要曰。司馬懿斬公孫淵父子於梁水之上。卽此。或曰。太子河卽故衍水。燕太子丹匿於衍水中。後人因名爲太子河。○林本裕遼載曰。渾河在遼陽城南十里。明志云。一名小遼水。按漢書及水經注俱云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明一統志曰。沙河源出復州衞東。得利嬴城山。經流本衞城南。合麻河。西流入海。○又曰。蒲河源出輝山。西流經瀋陽衞界。入於渾河。○又曰。淸河源出蓋州衞分水嶺。西南流經城南。名州南河。又西流合泥河。入於海。○文獻通考曰。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浿、旁拜反。○全遼志曰。首山在遼陽城西南十五里。晉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有星從首山墜城東南。卽此。一作手山。○讀史方輿紀要曰。山連海州衞界。頂有平石。泉出其中。挹之不竭。唐貞觀十八年征高麗。車駕渡遼水。軍於馬首山。卽此山矣。或謂之駐蹕山。○全遼志曰。華表山在城東六十里。因丁令威化鶴得名。俗呼橫山。○明一統志曰。明山在復州衞東一十里。元志有明王山。在遼陽東三十里。謂高句驪王之子曰東明。葬其上。以地考之。疑卽此山。

○紫蒙縣。

韓琦安陽集紫蒙遇風詩曰。草白岡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鄂泥躍。冷袖難勝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土囊微乞緘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渤海改爲蓋州。又改辰州。○東山白狼山。補

全遼志曰。蓋州衞在遼陽城南二百四十里。○元混一輿地要覽曰。蓋州本唐地。後屬契丹。有東山、白狼山。

鐵州建武軍刺史。○高麗爲安市城。

讀史方輿紀要曰。在蓋州衞東北七十里。漢安市縣。屬遼東郡。後漢及晉因之。高麗亦曰安市城。唐貞觀十九年征高麗。攻安市城。不克。引還。咸亨三年高麗餘衆復叛。遣將高侃擊之。敗之於安市城。渤海改置鐵州。領位城、河瑞、倉山、龍珍四縣。遼仍爲鐵州。

興州中軍節度。○挹婁城。補

讀史方輿紀要曰。挹婁城、鐵嶺衞南六十五里。本挹婁地。渤海置興州。遼廢。尋復置興州中興軍。

海州南海軍節度。○卑沙城。

全遼志曰。海州衞在遼陽城南一百二十里。唐置澄州。遼爲海州南海軍。○讀史方輿紀要曰。今海州衞城亦曰卑沙城。高麗所築。疊石爲城。幅員九里。或謂爲卑奢城。自登、萊海道趨高麗之平壤。必先出

此隋大業十年來護兒出海道至卑奢城敗高麗兵將趨平壤黃麗懼而請降唐貞觀十八年伐高麗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唯西門可上唐兵攻拔之總章初李世勣復得其地後沒於渤海置南京南海府兼置沃州領沃沮、鷲巖、龍山、濱海、昇平、靈泉六縣遼改置臨溟縣爲海州治。

涤州鴨涤軍節度本高麗故國。

唐書曰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涤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於海。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醫巫閭山。○十三山。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出渝關已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麤惡不毛至一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山作鎮其地廣遠緜闢如此契丹突欲葬於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明一統志曰醫巫閭山在廣寧衛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爲幽州之鎮其山掩抱六重故又名六山上有桃花洞其中可容五六人又有聖水盆三其水自懸崖下瀉雖冬不冰又有仙人巖飛瀑巖山下有北鎮廟廟內有呂公巖○讀史方輿紀要曰周禮職方幽州山曰醫無閭即此亦謂之北鎮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醫無閭爲北鎮是也○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曰四月壬寅路出十三山下五代史胡嶠北行記曰東行過一山名

十三山。云去幽、燕西南二十里。遼史。燕王淳討武朝彥。至乾州十三山。皆此地也。策騎山嶺。見十三峯互相起伏。峯勢巉巖。中無尺樹。絕類研山。山頂有池。池下有洞。居人往往避兵於此。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巫閭守捉城。補

全遼志曰。廣寧在遼陽城西二百三十里。本漢遼東之無慮縣。西部都尉治所。晉屬平州。唐置巫閭守捉城。渤海爲顯德府地。遼志。乾州廣德軍。

○○開義縣。

遼東志曰。開義廢縣在義州城南四十里。遼置。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東牟山。補

全遼志曰。瀋陽中衞在遼陽城一百二十里。唐時渤海置瀋州。遼置興遼軍。後改曰昭德軍。○讀史方輿紀要曰。東牟山在衞東二十里。唐高宗平高麗。渤海大氏以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唐史。山東直營州二千里。武后時。大祚榮築城於此居之。其國南至新羅。以泥河爲界。東窮海西契丹。蓋卽此山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白雲山。補

遼載曰。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按遼史。在遼州始平軍。卽今廣寧縣地。今考在界內。○扈從東巡日錄曰。廣寧縣羊腸河。遼史。隸始平軍。源出白雲山。

○遼濱縣。

讀史方輿紀要曰遼濱城在瀋陽中衞西北百八十里高麗之遼東城也唐太宗克之改曰遼州時亦謂之新城以別於遼東故城也唐史貞觀十八年伐高麗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二十年復伐高麗命李世勣將靑州兵自新城道入永徽三年高麗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將兵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儀鳳二年徙安東都護於新城以統高麗百濟之地此唐所名之新城也後爲拂涅國城渤海置東平府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契丹阿保機攻渤海先克東平五州皆下復置遼州於此幷置遼濱縣爲州治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

讀史方輿紀要曰鐵嶺衞秦漢時遼東地渤海置富州契丹更名銀州

同州鎭安軍下節度補○新羅山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州地平壤東望大山虜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深處與高麗接界

賓州懷化軍節度○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長白山附

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五程自漫七窩孛堇寨一百里至和里閒寨離漫七窩行六十里卽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濱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淥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契丹國志曰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

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其俗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遼載曰。混同江、一名鴨子河。一名粟末江。一名宋瓦江。一名松花江。至開原北一千五百里。源出長白山。按遼史。聖宗太平四年。改鴨子河爲混同江。其名始於此。○讀史方輿紀要曰。長白山在會寧南六十里。其山橫亙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淵深莫測。南流爲鴨淥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阿也苦河。○楊賓柳邊紀略曰。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黑龍江元史作石闌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爲一。而其源則截然兩處。且兩江之水。以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則如柳汁耳。金志、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皆誤。

龍州黃龍府。○斡魯古城。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爲契丹東塞。當契丹强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於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眞。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通。則各爲漢語。令通事者。然後能辨之。○讀史方輿紀要曰。斡魯古城在黃龍府境。女眞叛遼侵黃龍府。趣斡魯古城。敗遼兵。或曰。卽達魯古城也。

懿州寧昌軍節度。○羊腸河。補○大斧山。補

遼東志曰廢懿州在廣寧城北二百二十里遼置○元混一輿地要覽曰懿州有羊腸河、大斧山、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與宗置州、

讀史方輿紀要曰南蘇城今金州衞治晉永和初燕王皝遣慕容恪攻高句驪拔南蘇隆安二年燕慕容盛以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自將兵襲之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隋大業七年伐高麗分遣段文振出南蘇道唐貞觀二十一年李世勣伐高麗渡遼水歷南蘇等城敗其兵而還又乾封二年薛仁貴破高麗兵拔其南蘇等城顯慶中置南蘇州於此尋沒於渤海遼置蘇州兼置來蘇縣爲州治宋建隆初女眞自其國之蘇州汎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宣和初復由此道遣馬政等通金謀攻遼復州懷德軍節度○駱駝山補○屏風山補

全遼志曰復州在遼陽城南四百二十里晉、隋以前同海州唐置州五代歸契丹爲遷民縣屬黃龍府後又置復州懷德軍○讀史方輿紀要曰駱駝山在復州衞西三十里又西二十里海中有屏風山、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冷山補○寥晦城補

松漠紀聞曰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鉤魚放弋爲樂女眞率來獻方物若鼪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眞後多强取女眞始怨曾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柳邊紀略曰冷山、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

衆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雪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讀史方輿紀要曰寧江州東北有寥晦城宋政和四年女眞初取寥晦城會諸部兵於來流水乃陷寧江州進敗遼兵於混同江卽此

志第九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軒車泊補○璃瑁山補○熊山補○奚君宅補

北蕃地理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爲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儒州界東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爲中京北爲上京○契丹國志曰中京之地奚王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爲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幷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又曰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亙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李溥等使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塹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

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大寧路、遼爲中京。有瑪瑙山。熊山。○蘇轍欒城集奚君宅在中京南。詩曰。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佃。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長安縣本漢賓從縣。

京東考古錄曰。漢書。遼西郡賓從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宴爲賓徒縣王。秦苻堅封慕容垂爲賓徒侯。竝取此爲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爲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譌。而未考後漢晉二書也。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饅頭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恩州在中京北六十里。馬盂山在西六十里。西北饅頭山三十里。山北至儀坤州八十里。東北至高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二十五里。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

彭汝礪鄱陽集惠州詩曰。城壘四五尺。閭閻千百家。朝塵疑作雨。暮雪欲飛花。舊寺僧何在。空堂鬼自邪。三更愁不寐。相笑是皇華。○蘇轍欒城集惠州詩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曰。孤城千室閉重闉。蒼莽平川絕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

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

○高州觀察。○松漠府故壘。補

北蕃地理志曰。高州在中京北百四十里。東至新州百三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自潢水石橋至州百五十里。西北至饒州六十里。乃唐松漠府故壘。新州、武安故州也。

○利州中觀察。○琵琶川。補

北蕃地理志曰。利州在中京東南百五十里。東北至建州百有十里。西至潤州六十里。南至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琵琶川、奚所徙居。在州東北數十里。古北口北也。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墨斗軍。補 ○會仙石。補

北蕃地理志曰。北安州在中京西南二百五十里。其墨斗嶺亦名度雲嶺。在德勝嶺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軍。使禦扞奚界。有牛山有會仙石。河曰濼。城曰柳。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蘇轍欒城集會仙館二絕句曰。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谿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遊。嶺上西行雙石人。臨谿照水久逡巡。低頭似媿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宋王曾上契丹事。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黍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城。坡坡西北。卽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嶆河。北望銀冶山。

又有黃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陽防捉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居屋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峻險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雖有蕃戶百餘編荆爲籬鍛鐵爲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闡闔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種俱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麨糌

鷟案遼史戴沂公此文不全故補之
彭汝礪鄱陽集宿金鉤館詩曰絕域三千里窮村五七家雲深無去雁日暮有棲鴉霧擁雲垂野霜連月在沙夜長無復寐寂莫聽寒笳○又望雲嶺自古北口五十里至嶺上南北使者各置酒三盞乃行詩曰人臣思國似思親忠孝從來不可分更與諸君聊秣馬請登高處望堯雲○蘇頌魏公集過新館詩曰引弓風俗可傷嗟滿日清谿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彭汝礪鄱陽集過墨斗嶺聞烏聲似子規而其形非是詩曰有鳥羽毛非子規向人如道不如歸使輈不用君多勸未到歸心已似飛○蘇頌摘星嶺詩曰昨日才離摸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峯摘星摸斗二嶺名瘦軀坐困千騎馬一行二百餘騎遠目平看萬嶺松絕塞阻長踰百舍長途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騎御人人喜動容○又過度雲嶺詩曰磴道青冥外攀躋劇箭飛朔風增凜冽寒日減清暉使者手持節征人淚溼衣此時仁傑意心向白雲歸○東都事略曰劉敞奉使契丹博聞彊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自古北口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媿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王洙宋元史質曰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嘗使契丹頗知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鞨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蔥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耶惠慙不能對○高士奇松亭行紀曰喜峯口古松亭山也奇峯削下腰有洞高二丈餘深倍之遼史爲松亭關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俘蔚州民立

塞居之。

鴈案蔥嶺在西域。與松亭在東北。相去絕遠。且一松亭也。倣以爲近。詢以爲迂。未詳何故。疑詢所言爲虛。

蘇頌過打造部落詩曰。奚夷居落瞰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潯。澗水逢春獨積凍。山雲無雨亦常陰。曲塍開墾隨高下。樵路攀援極險深。漢節經過人競看。忻忻如有慕華心。○又發牛山詩曰。山坂縈紆道阻長。數程行處尙相羊。晨裘方指南高外。館南一峯最高。彼人謂之南高山。宿館還趨北斗旁。既乏遠謀慙肉食。空將衰鬢冒寒霜。卻尋十載曾行地。風物依然土境荒。○劉敞公是先生集鐵漿館詩曰。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曠原開磧口。別道入松亭。此館以南屬奚。山溪深險。以北屬契丹。稍平衍漸近磧矣。別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甚徑易。虜常祕不欲漢使知。虜馬寒隨草。奚車夕戴星。忽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齡。奚人以車帳爲生。晝夜移徙。○蘇頌富谷館書事詩曰。迢迢歸馭指榆津。日日西風起塞塵。沙底喑冰頻蹶馬。道路冰凍。多在沙底。彼人謂之暗冰。行馬艱險百狀。嶺頭危徑罕逢人。客心牢落偏多感。天意融怡漸發春。珍重詩翁饒藻思。翦裁風物見長新。○又過土河詩曰。長叫山旁一水源。北流迢遞勢傾奔。秋來注雨瀰郊野。冬後層冰度轀轅。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謂之長叫山。此河過山之東。才可漸車。又北流百餘里。則奔注瀰漫。至冬。冰厚數尺。可過車馬。而冰底細流。涓涓不絕。白草悠悠千嶂路。青煙裊裊數家村。終朝跋涉無休歇。遙指郵亭日已昏。○又奚山路詩曰。行盡奚山路更賒。路旁時

見百餘家。出奚山路。入中京界。道旁店舍頗多。人物亦衆。風煙不改盧龍界。唐盧龍節度兼押契丹使。塵土猶兼渤海沙。朱板刻旗村肆食。食邸門挂木刻朱旗。青氈通幰貴人車。貴族之家。車屋多以青氈覆之。皇恩百歲加荒憬。物俗依稀欲慕華。○又遊中京鎮國寺詩曰。塔廟奚山麓。乘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棟宇欲騫騰。夷禮多依佛。居人亦貴僧。縱觀無限意。紀述恨無能。○郭造卿永平府志曰。遼中京殿曰延慶。曰永安。

興中府。○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遂遷都。號曰和龍宮。○松陘嶺。補

酈道元水經注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於山上。○北蕃地理志曰。興中府在中京東三百里。北至潢水四百里。契丹界。西北松陘嶺。奚界。西南至建州六十里。東至遼河三百里。東北至川州七十里。東南至安東都護府二百七十里。

○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鮮卑山。補

歐陽忞輿地廣記曰。隋開皇初。改龍城縣曰龍山。十八年。復改曰柳城。○隨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慕容廆世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竝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

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奉國寺補○通吳軍壘補

全遼志曰義州衞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秦幷六國置遼西郡爲粲縣唐始建城五代淪於契丹改宜州崇義軍○遼載曰奉國寺在義州城內殿高七丈佛像稱是一名七佛寺瓶於遼開泰中○永平府志曰遼中京宜州有江南水軍號通吳軍壘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大廣濟寺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自出渝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敘胡嶠所說十三山卽此○元混一輿地要覽曰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遼載曰大廣濟寺在錦州城內宋末建有白塔十三層高二百五十丈造於遼道宗清寧間後降舍利藏之金高琏有記

○嚴州保肅軍下刺史○興城縣

遼東志曰興城廢縣在寧遠州城南四十里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

北蕃地理志曰川州在中京東四百三十里地宜桑柘民知織紝東至黔州七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器仗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建州東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有器仗山。在東南三十里。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
京東考古錄曰。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芳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幷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

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來州歸德軍下節度○三州山○五脂山○覺華島補○海雲、龍宮二寺補

全遼志曰廣寧前屯衞在遼陽城西九百六十里唐置營州後改瑞州遼改來州置來賓縣隸中京大定府○讀史方輿紀要曰萬松山在衞西北十五里山多松因名山北相接曰五指山五峯秀拔如五指然三山在衞西北三十里高數千仞三峯竝秀遼志謂之三州山

鶚案五指山史作五脂誤

奉使行程錄曰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窣堵波在上有龍宮寺○讀史方輿紀要曰覺華島在寧遠衞東南二十里上有海雲、龍宮二寺

○遷州與善軍下刺史○古長城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十六程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北邊備對曰古來築長城以捍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於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竝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幷六國天下

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

鶚案遷州古長城以程泰之之言考之殆燕築耳

○潤州海陽軍下刺史○潤水補

北蕃地理志曰潤州在盧龍塞東北接遼東驛取潤水爲名在中京南五百五十里東至遼州四十里西至渝關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